
一带一路研究

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 视域下“欧亚”认知的演进及其寓意

万青松*

【内容提要】 虽然术语“欧亚”被频繁地使用，但由于意识形态、抑或知识储备不足的原因，对其内涵及历史演进较为客观的讨论仍然相对欠缺，也未形成广泛共识。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两个维度梳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欧亚”的认知，理清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研究者眼中“欧亚”的具体指称及其演进，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正在欧亚地区大规模推进的区域化进程。地缘政治学视域下的欧亚地区正在变成一个组织结构渐趋杂乱的区域，愈加成为域内外大国展开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世界主要大国愈发向着与本国现实利益结合更为紧密的方向，制定新的欧亚战略。地缘经济视域下的欧亚地区，因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多元的经济结构、众多跨区域的交通运输走廊等影响国际分工的要素存在，使其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继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深刻影响着地区未来的发展面貌。概而言之，各国对“欧亚”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并渐趋多样化：或以本国利益为中心，或以自我价值观为标准，或以人类文明发展为导向，或以历史与现实为根据。随着国际政治“欧亚时刻”的加速到来，建构“新欧亚”被学界提上议事日程，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欧亚各国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 欧亚认知 地缘政治经济 中国外交环境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1-0003(50)

* 万青松，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后。

欧亚（Eurasia）是一个混合词。据考证，在 19 世纪 80 年代，奥地利著名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爱德华·修斯（Eduard Suess）第一次使用了“欧亚”这个地理术语。^①在他之前，德国著名科学家，与李特尔（Ritter Carl）同为近代地理学主要创建人的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使用“亚洲”一词来代替对整个欧亚地区的称谓。^②

地理学上，把亚洲和欧洲共同组成的大陆陆地，称之为欧亚大陆，其面积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 36%，约为 5340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50 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这里还囊括了从赤道到北极几乎所有的气候带和自然带。从地理分布来看，欧亚大陆的西部，北濒北冰洋，西临大西洋，南隔地中海与非洲相望；欧亚大陆的东部，东、南、北三面分别濒临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东南亚的西北部濒临地中海和黑海。东西两部分之间没有明显分界，主要根据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进行划分，传统上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高加索山脉、波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为欧亚大陆的自然分界线。通常，将乌拉尔山划入欧洲，高加索山划入亚洲。这样，欧亚大陆，因其地理范围之广、面积与跨度之大、人口之多，被公认为世界最大陆地。

欧亚大陆同时也是世界诸多古老民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这里曾经是中华帝国、波斯帝国、蒙古-元帝国、匈奴帝国、突厥帝国、阿拉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土耳其帝国和沙俄帝国等的文明交汇之地。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正是欧亚大陆，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带’。它占有世界陆地的五分之二，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人类最早、最先进的文明的发源地。1500 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实质上正是欧亚大陆的历史。只有欧亚大陆，才存在各民族、各文明之间巨大的、持续的相互

① Stefan Wiederkehr. II.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Die Eurasier in der Emigration // Die Eurasische Beweg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russischen Emigratio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und im postsowjetischen Russland. Böhlau Verlag Köln Weimar, 2007. T. 39. P. 36.

② Евразия. <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95%D0%B2%D1%80%D0%B0%D0%B7%D0%B8%D1%8F>

影响。”^①由此可见，欧亚大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欧亚”这一术语也随之出现。

目前，术语“欧亚”被大部分国家政界、学界、商界广泛接受和使用。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 1994 年提出建立“欧亚联盟国家”的倡议；2001 年部分独联体成员国成立的欧亚经济共同体；2006 年成立的欧亚发展银行；2011 年普京倡议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欧亚联盟；2012 年俄白哈三国成立负责三国一体化进程的超国家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以及在 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运行的欧亚经济联盟。而在学术界，有专门以欧亚命名的专业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比如，俄罗斯的《俄罗斯与欧亚国家》（《Россия и но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Евразии》）、《欧亚经济一体化》（《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欧亚一体化：经济、法律、政治》（《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политика》）、《欧亚联盟：国际关系问题》（《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вопрос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欧亚经济》（原名《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中国官方主办的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外交部每年主编的《中国外交》白皮书中也有专门章节“欧亚地区形势”和“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关系”；许多欧美国家设立的相关政府机关部门、科研机构、智库、大学的研究项目以及企业集团也有以“欧亚”命名的；日本著名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新近也改名为“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②

虽然术语“欧亚”被频繁地使用，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抑或知识储备的不足，对这一术语内涵及其历史演进进行较为客观的讨论仍然相对欠缺，也未形成广泛共识。目前欧亚地区新的现实变化使得对其探讨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不管是正在欧亚大地稳步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还是已被美国政府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抑或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甚至还有正在对欧亚地区政策进行反思的欧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欧亚地区的发展给予热切的期盼。此外，近来印度、日本、土耳其等

①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正文第 4 页。

② “The SRC to be Renamed the 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 <http://src-h.slav.hokudai.ac.jp/rename-e.html>

国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欧亚地区的关注。有不少学者指出,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的“欧亚时刻”正在加速到来。^①显然,一方面,目前有关欧亚地区未来发展的各种构想与主张,进一步显示出世界主要国家行为体对待地区发展的积极进取态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域内外大国在关于欧亚地区未来发展的问题上将可能会产生更为激烈的竞争与博弈。当前,围绕乌克兰危机所展开的地缘竞争与对抗,实际上体现出各大国对欧亚地区截然不同的认知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构想与理念直接的对立或碰撞。在当前形势下,重新思考“欧亚”这一术语的寓意变迁,并结合变化了的地区现实来考察人们对于“欧亚”这一特定范畴的不同认知,有助于我们对当前欧亚地区复杂形势的理解,特别是正在本地区进行的以及还将会更大规模展开的区域化进程。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什么是欧亚?如何去界定“欧亚”?它的边界在哪里?随着时代的变化,“欧亚”所蕴含的寓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历程?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研究者又是如何界定和认识“欧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本文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学界关于“欧亚”基本内涵的争论经久不息,不同国家对“欧亚”的理解各异。在上述传统地理范围内,学者们又提出了自己对“欧亚”的认识与理解。比如,2015年11月9-11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首届阿斯塔纳俱乐部国际会议上,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土耳其、伊朗等国的50余位知名人士围绕欧亚地缘经济问题进行了研讨,会上探讨的议题也涉及了“欧亚”概念问题。与会的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欧亚”涵盖从挪威到越南的广袤区域;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学者则认为,“欧亚”指爱尔兰到柬埔寨的广大区域;

① Yang Cheng, “The Eurasian Moment in Global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ig Powers’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6th East Asian Conference on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Seoul, June 27-28, 2014. 杨成:“中国外交的欧亚时刻正加速到来”,《文汇报》,2015年5月11日,第6版;“The Future of Central Eurasia. A New Vector of Russi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 2015, С.42-51; Будуще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азии. Новый векто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 Том.13. 2015. С.70-80;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Не упустить «момент Евразии». Как сделать сопряжение работающим//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5. Том.13. 2015. С.194-205.

德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学者则把“欧亚”与俄罗斯完全等同起来；^①俄罗斯学者指出，“欧亚”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概念；^②美国著名俄罗斯问题学者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也持相似看法，她把“欧亚”称之为最抽象的概念。^③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并未就“欧亚”概念达成广泛共识。虽然我们可以大体上对“欧亚”的地理范围、地理环境进行简单的划分与勾画，但要想对“欧亚”这一复杂概念有准确的理解和认知，还需要我们从多元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把握其内在限度及其特征。随着人类历史的变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以及社会的变迁，欧亚地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也随之发展变化，相应地，人们对“欧亚”的认知也不断深化。

由于篇幅的限制，要对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欧亚”内涵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无疑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两大视域，有选择地对域内外主要大国（全球性与地区性）学界关于“欧亚”内涵和外延的探讨进行梳理与总结，以期为“新欧亚”的构建提供更加广泛的综合性参考文本。之所以选择大国，其用意在于大国作为国际与地区事务的主要参与行为体，既可以为地区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也可以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发挥关键性作用。把握住它们对“欧亚”的认知，将有助于我们抓住“欧亚”内涵的本质所在。

一、地缘政治视域下的欧亚

根据《辞海》的定义，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受制于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结果的理论。^④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

① Доклад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Евразии: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 перв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Астанинского клуба. 16 ноября 2015, http://iwep.kz/files/attachments/article/2015-11-16/doklad_geoeconomika_evrazii_.pdf#overlay-context=

② Винокуров Е., Либма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Пб.: Центра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ЕАБР. 2012; *Russia's pivot to Eurasia*, edited by Kadri Liik,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2014.

③ Алексей Токарев.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Коммерсант. Власть. №46. 23 ноября 2015. С. 28.

④ 《辞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444页。

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下文我们将首先探讨地理因素，同时将其与大国政治行为进行结合，深入考察“欧亚”的地缘政治内涵。通常，这一视角尤其受到许多大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青睐。

（一）西方大国（美国和英国）

冷战后，美国政界倾向于将“欧亚”抽象地界定为从爱尔兰到柬埔寨的广大区域。迄今为止，“欧亚”这一概念并未被写入美国对外政策或国防领域的正式文件中。它既不在白宫 2015 年 2 月制定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The 201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也没有出现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四年一度的战略评估 (State Department and USAID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5)，抑或是国防部的战略评估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中。在多数美国对外政策部门的官员看来，“欧亚”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被高度割裂的巨大空间，被分割成各不相同的数个次地区，美国是不会把“欧亚”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和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重要因素。^①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完全不重视这一广大区域，而是重点关注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用美国知名智库“战略预测公司”总裁、地缘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的话说，冷战后美国在欧亚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出现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超级大国。为保持自己的全球领导国地位，美国更倾向于维持“欧亚”的零散局面，更愿意看到尽可能多的互相敌对的欧亚国家。^②

弗里德曼的观点在西方地缘政治学界早已成为共识，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布热津斯基 (Z. Brzezinski)。他曾在自己的名著《大棋局》中明确指出，欧亚大陆不仅仅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地缘政治中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Евразии: взгляд из США, в Доклад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Евразии: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 перв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Астанинского клуба. 16 ноября 2015.

② G. Friedman, “The Geo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 1: The Inevitable Empire”, Stratfor, July 4, 2015, <https://www.stratfor.com/analysis/geopolitics-united-states-part-1-inevitable-empire>

轴，还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够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①布热津斯基眼中的欧亚大陆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由欧洲与亚洲组成的陆地，这里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②他还写道：“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稳定，组织上四分五裂。过去在这一地带的是一个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强大对手，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标。”^③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中间地带”，大体就是俄罗斯帝国与苏联所在区域，而强大对手则指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大国——俄罗斯。由此可见，布热津斯基认可欧亚大陆以及大陆内部的“中间地带”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在布热津斯基之前，已有地缘政治理论的先驱——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论述过这一问题。他在 20 世纪初宣读的一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心脏地带”（heartland）的论点，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在此之后，他有关“心脏地带”的相关论述，被概括为迄今广为流传的经典名言：“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④在这句话中，世界岛，即欧亚大陆，被视为这个世界上最具权力潜质的场所，而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一片广袤的内陆区域（即“心脏地带”）则是统治整个欧亚大陆的关键。^⑤换句话说，麦金德眼中的世界岛就是广义上的欧亚，“心脏地带”则是狭义上的欧亚。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布热津斯基对“欧亚”地缘政治内涵的界定

①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6-27 页。

②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Basic Books, 2004.

③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27 页。

④ [英] 麦金德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134 页。

⑤ 同上，第 14、70、104 页。

与麦金德的论述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用了不同的术语名称而已，具体涉及的地理范围也是大同小异，西方学术界也大体认可^①。当然，也有美国学者不赞成这样的分析视角。比如，美国华盛顿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俄罗斯和亚洲项目主任尼古拉·兹洛宾（Nikolay Zlobin）就认为，“欧亚”仅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存在，而不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在他看来，赋予“欧亚”地缘政治内涵会使欧亚空间在政治上变得不稳定，地区发展也会呈现不稳定、非对称的特征，还会使其成为大国之间对抗、竞争和相互挤压的场所，甚至还会变成“地区冷战”的大战场。^②虽然兹洛宾从学术研究上表达了对赋予欧亚地缘政治内涵的一定担忧，但不可否认的是，麦金德和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思想都曾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彰显了“欧亚”在西方国家政界、学界所蕴含的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寓意。

（二）俄罗斯

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其广袤领土绵延差不多半个北半球，这种地缘位置对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用 19 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恰达耶夫的话说，“有一个因素支配着我们的历史运动，这就是地理因素。”^③基于地理要素的地缘政治成为决定俄罗斯对外政策走向的最基本因素之一，也正是俄罗斯拥有的特殊地缘政治位置给国家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④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面临重大的社会巨变和严重的外部威胁时，其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们总喜欢提出关于自己国家定位和取向的诘问：“我是谁？”“怎么办”以及“向何处去？”这些基本问题一直以来深深困扰着俄罗斯。^⑤对俄罗斯来说，“欧亚”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

① Anita Sengupta, *Heartlands of Eurasia: The Geopolitics of Political Spac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9.

②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Евр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змер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М.: ИД «ФОРУМ», 2009. С. 4-5.

③ [俄]彼·雅·恰达耶夫著：《箴言集》，刘文飞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 页。

④ 王树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理念与对外政策”，《俄罗斯学刊》，2011 年第 2 期。

⑤ 冯绍雷：“俄罗斯的国际定位”，载《冷眼向洋一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年；王郅久：“试论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与战略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4 期。

要战略空间，历来受到它的格外重视。正如俄罗斯学者卢贾宁（С.Г. Лузянин）所言，有关“欧亚”问题的探讨总是在俄罗斯社会政治意识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因为这与俄罗斯整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文明和地理特征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①历史上，俄罗斯国内关于“欧亚”地缘政治内涵认知的讨论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的 20-90 年代

这首先与产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的俄国侨民中间早期的欧亚主义学说紧密相关。由于国内一直持续血腥内战，俄罗斯国家的命运扑朔迷离。在此背景之下，一群离开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作家、评论家等，在异国他乡苦思俄罗斯的未来以及她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与角色，试图为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发展找到合适的道路。欧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俄国著名地理经济学家萨维茨基（Савицкий П.）和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Трубецкой Н.）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提出了“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思想，又称“古典欧亚主义”。之后，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 Н.Н.）、维尔纳茨基（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卡尔萨文（Карсавин Л.П.）等知名人士相继加入到这一思想流派。^②这些倡导欧亚主义的思想家，试图重新从地缘和历史视角理解俄国及被他们统称为“俄国的”或“欧亚的”世界。古典欧亚主义得名于地理学术用语，把地球古老大陆（Старый Свет）的主要地带分为两个大陆——欧洲和亚洲，欧亚主义者又分出“欧亚洲”第三个中间大陆。萨维茨基指出，自己所理解的“欧亚”区别于洪堡的阐释。^③他认为，欧亚的边界与俄罗斯帝国的边界相一致，它既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也不是亚洲的一部分，而是地球特殊的组成部分，是“第三世界”和独特的陆地。^④在另一位欧亚主义思想家维尔纳茨基的眼中，

①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Евразии. С. 3.

②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探讨参见林精华：“从欧洲化到苏维埃化的跨欧亚帝国治理：关于欧亚主义的论述”，《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③ Савицкий П.Н.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В книге: Основы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М.: 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2. С.300.

④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е, М.: «Наука», 2007. С.410-411.

事实上不存在两个俄罗斯，不管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仅有一个“欧亚俄罗斯”（Евразийская Россия）或者“俄罗斯—欧亚”（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他还辩称道，俄罗斯一如既往地向东方“挺进”，不应称之为“帝国主义”，因为它有着不可阻挡的内在发展逻辑。^①此外，早期的欧亚主义者还认为，保存“欧亚共同体”是最主要的。由此，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成吉思汗帝国、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作为不同的、连续性的欧亚共同体模式的存在是顺理成章的，这是俄罗斯寻求“空间延续性”的具体体现。^②这样，欧亚主义者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欧亚”历史、地缘政治、文化构想，他们对保存“欧亚地缘空间”完整性给予了特别关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欧亚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支持苏联共产党提出的国家建设方案，另一部分人则一如既往地反对。之后，欧亚主义长期被视为异端学说，遭到苏联执政当局的排斥。最终，欧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完整学派开始沉寂下去，但欧亚主义者所倡导的地缘政治、历史与文化思想，不仅在欧洲许多国家的俄罗斯侨民中继续产生着影响，而且也传到了苏联国内，特别是在苏联国力鼎盛时期，因主张中央集权、全方位拓展战略影响力和创建远东军事基地，欧亚主义曾一度成为苏联时期外交政策不成文的学术资源。^③

欧亚主义还受到苏联学术界、思想家的密切关注，并深深地影响着一部分苏联人。苏联著名的欧亚主义者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就是杰出代表之一。在他看来，“欧亚”的地理范围应包括高亚（包括蒙古、准噶尔地区、图瓦、后贝加尔地区）、南区（中亚）和西区（东欧）三个区域。^④在古米廖夫晚年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他向记者发出感叹：“如果俄罗斯可以

① Вернадский Г.В. Начертание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ань», 2000. С.23.

② Глинкина С.П., Зевин Л.З. Евразия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 СПб.: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11. С.15, 20.

③ 冯绍雷著：《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前言、第 174 页。

④ Гумилев Л.Н. Ритмы Евразии. М.: Прогресс, 1993.

被拯救的话，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欧亚主义成为一个欧亚强国。”^①他也毫不客气地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真正的欧亚主义者。有学者指出，这也预示着古典欧亚主义的转型，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对俄罗斯来说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地缘政治构想”^②。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毫无疑问，古典欧亚主义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地缘政治思想，特别是涉及俄罗斯的国家定位问题，它更是强调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独特性（uniqueness）与独立性（independence），深深地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后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时期，“欧亚”这一术语几乎被苏联地理学界所垄断，它主要用于阐释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所在的广袤区域。^③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末到 2008 年底的全球经济危机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丧失了原有的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地位，整个社会处在艰难转型之中，一直未能找到清晰的国家定位^④：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抑或是“欧亚国家”？从属于“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抑或是“东西文化结合部”^⑤？是世界大国，还是区域大国

① Гумилев Л. Н. Скажу вам по секрету, что если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спасена, то только как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держава // Социум. 1992. № 5. <http://evrazia.org/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748>

② Лавров С. Б. Лев Гумилев. Судьба и идеи. М.: Сварог и К., 2000.

③ M. L. Haun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Eurasian Empire: An Ongoing Debat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after the Soviet Union*, Ed. by M. Mesbahi,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4, p. 222.

④ 关于俄罗斯国家定位的讨论，参见冯绍雷：“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冷眼向洋一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姜毅：“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政策选择”，《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陈新明：“俄罗斯关于民族国家身份识别的误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4年第1期；刘军：“全球化背景下的俄罗斯国家定位”，《华东师范大学报》，2004年第3期；王振华：“浅析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与俄美关系走向”，《欧洲研究》，2004年第3期；王郅久：“试论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与战略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4期；刘军：“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帝国到面向欧亚的民族国家”，《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4期。

⑤ 冯绍雷：“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国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

①? 俄罗斯国内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也一直没有最终定论。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面临国内外诸多困境，围绕着本国的走向问题争论不休，再次延续了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的欧亚主义三大外交思潮之争，进而出现了欧洲一大西洋主义、现代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大流派。

欧洲一大西洋主义者认定，俄罗斯民族是欧洲民族，要复兴就必须回归欧洲；对东方文明持蔑视和完全否定的态度；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历史传统和国家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主张俄国尽快实现“西化”；对外政策最优先的方面不是巩固“欧亚”，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重新联合，而是尽快加入西方“文明国家大家庭”。持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时任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和总理盖达尔（Егор Гайдар）。他们对俄罗斯的欧洲国家身份的认同，决定了其外交优先方向是早日实现与西方的融合——完全西化，因而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但该政策并未带来俄罗斯想要的结果，因而遭到现代斯拉夫主义者的强烈批评。他们主张保持和发扬俄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特点，维护俄国民族主义；反对俄国“完全西化”；俄国应该成为强国，维护作为大国意识的“俄国思想”，并承担“特殊的历史使命”；与古典斯拉夫主义一脉相承，注重俄国传统文化历史，崇尚东正教。持此类观点的，主要以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为代表。在包括“斯拉夫派”在内的国内巨大压力下，俄罗斯当局不得不部分地调整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从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开始转为东西方兼顾。以上两大外交思潮对俄罗斯独立初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俄罗斯推行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失败，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迅速崩溃，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国际地位大幅度下降，俄罗斯民族自尊心遭到严重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又出现了一股回归欧亚主义的思潮，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应运而生，它可以说是对古典欧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新欧亚主义主张：俄罗斯应作为东西方

① Кокошин А. Россия -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 великая ил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держа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2. No.9-10. С.36-66.

之间的均衡因素，应以开放的原则把东西方各种文化的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成为未来保障文化与文明平衡、保留民族与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历史和地理空间，吸收世界各民族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创造出“欧亚文明”，进而成为多极世界文明中的一极；通过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盟”，使俄在 21 世纪把欧亚两洲连接起来，恢复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①新欧亚主义的出现被不少西方学者视为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地缘政治思想的崛起。^②欧亚主义构想再次被广泛用于地缘政治建构之中，成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对象。^③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解体后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新术语，例如“近邻国家”、“新独立国家”、“后苏联空间”、“独联体地区”等。目前多数俄罗斯学者更多地使用“后苏联空间”这一术语，^④旨在重点强调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欧亚”地区。^⑤“后苏联空间”（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是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一个新术语，主要指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所在的区域空间。根据地理、文化以及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关系因素，可以将其划分为 5 个次区域，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南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东欧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因实力最强被视为单一次区域。随着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后，现在俄罗斯专家学者时常会在自己的专著、论文中加上注释，以说明自

① 王树春、万青松：“试论欧亚联盟的未来前景”，《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200 页。

② David Kerr, “The New Eurasianism: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Europe-Asia Studies*, 1995, Vol.47, No.6, pp.986-987; Graham Smith, “The Masks of Proteus: Russia, Geopolitical Shift and the New Eurasianis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9, Vol24, No.4, p.488; Charles Clover, “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 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1999, No.2, pp.9-13.

③ Дергачев В. 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больших многомерны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 Моно-графия.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проект профессора Дергачева, 2011; Гладкий Ю.Н. Россия в лабиринта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удьбы. СПб, 2006.

④ Егоров В. Г.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как предмет научного осмысления// *Обзор-ватель*. 2011. № 9.

⑤ David Lane, “Eurasian Integration: A Viable New Regionalism?”,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46, April 2014.

己文中所指的具体国家和地区。比如，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知名学者共同撰写的一本名为《寻求认同中的欧亚》论文集中，仍然一如既往地“把‘欧亚’等同于后苏联空间，认为‘欧亚’是指除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之外的其他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所在的区域。^①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不管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后苏联空间”这一术语，同时和“欧亚”交互使用，都被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

虽然部分学者把后苏联空间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②但由于此术语中含有“苏联”二字，这会使其他国家联想到过去的苏联阵营，所以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家尽量避免使用这一术语，该术语的吸引力在下降。^③目前，大部分俄罗斯专家学者认为，“后苏联空间”是一个过渡性概念，它越来越不能准确地呈现出新的变化了的地区现实。^④

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探讨“后苏联空间”或“欧亚”，俄罗斯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Д. Тренин）认为，苏联解体后，“欧亚”的地缘政治内涵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在专著《欧亚的终结》中指出，“欧亚”作为俄罗斯传统实力集聚的地缘政治区域，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封闭性政治实体已经消失，俄罗斯作为欧亚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力量中心的时代也已

① Евразия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отв. ред. С.П. Глинкина, Л.З. Зевин. М.; СПб.: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11. С.3; Simons, Jr., Thomas W, *Eurasia's New Frontiers: Young States, Old Societies, Open Futu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Егоров В.Г.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как предмет научного осмысления.

③ Винокуров Е., Либма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С.12.

④ Фурман Д.Е. О будущем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НГ: начало или конец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91-2002: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т. М., 2002.Т.3 :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6-34; Суздальцев 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уходящая натура// Мир вокруг России: 2017; Никитин А, Петровский В. Контуры обновлен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проведенной Правлением РАПН// Обозреватель. 2004. №.9-10; Никитин А.И. Конфликты, террориз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тво. М.:Navona, 2009. С.197; Кожокин Е. От СССР к СНГ: итоги десятилетне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Доклад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Экспертиза» на тему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еся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во время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Фондом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06.09.2001, http://www.gorby.ru/activity/conference/show_77/view_26376/; Тренин Д. Россия и нов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22.04.2010. Лекция, прочитанная 31. 03. 2010 г. в Киеве, в Доме ученых в рамках проекта «Публичные лекции «Політ. UA»». <http://polit.ru/article/2010/04/22/trenin/>

结束。^①他认为，俄罗斯正处于后现代、现代甚至前现代世界的边缘，必须作出选择，而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强化自己的欧洲认同，加入欧洲一体化，最终融入大欧洲。这样的选择不仅有助于俄罗斯的国家现代化，还将帮助俄罗斯更好地适应 21 世纪的新世界。在他看来，西方影响力已经在欧亚地区占据主导位置，而俄罗斯目前唯一具有影响力的是语言（俄语）。因此，俄没有退回“欧亚”的选项。最后，他把“欧亚”视为正在消失的地缘政治现实，并预测，未来空间内的每一个国家都将走上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②这些观点在其 2011 年出版的专著《后帝国主义：欧亚历史》中再次得到体现，在他眼中，“欧亚”已成为历史。^③

另外一些学者持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欧亚”的地缘政治意义仍然非常重要，它是俄罗斯实现全球大国抱负的第一步。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教授，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普京提出“欧亚联盟”倡议之后，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在学术界更加受到欢迎，甚至有学者把他视为“普京的大脑”。^④同时，他也撰写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地缘政治专著。他的《地缘政治基础》^⑤就是代表作之一，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军事院校的指定教材。在这本专著中，杜金认为，俄罗斯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历史地理中轴。这样的优势地缘位置使得每一个世界强国都渴望占有它，更不愿意和其他国家分享，于是就会出现经久不息的地缘政治竞争——陆权与海权之间的角逐。有鉴于此，俄罗斯应该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调动它的资源、经验和意愿，对欧亚进行全面掌控。^⑥杜金眼中的欧亚已经超出原苏联所在区

① D.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Wash.: Carnegie Center, 2003, p.12.

② Тренин Д. Россия и конец Евразии// Pro et Contra. №.1(28), 2005.

③ Dmitri Trenin, *Post-Imperium: A Eurasian Story*, Moscow: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11; Тренин Д. Post-Imperium: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РОССПЭ-Н, 2012.

④ Anton Barbashin, Hannah Thoburn, “Putin’s Brain. Alexander Dugin and the Philosophy Behind Putin’s Invasion of Crimea”, March 31, 201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14-03-31/putins-brain>

⑤ 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М, 1997.

⑥ Дугин А.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модерна. СПб.: Амфора, 2007.

域,在他看来,只有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一体化,才能够保障欧亚各国和人民的安全与主权。^①不过,杜金的欧亚主义思想一直以来就在学界产生极大争论,有部分学者支持他的观点,^②但也有不少人批评杜金是一位不切实际的极端欧亚主义者。^③还有法国学者认为,事实上,新欧亚主义早已背离了古典欧亚主义思想的内核,它已经被自称的新欧亚主义者和政治家们滥用于推销自己的政治方案。^④

第三个阶段:从 2009 至 2013 年底的乌克兰危机

2008 年底全球爆发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格局进入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中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此次危机所困扰,经济实力衰退,美国的霸主地位减弱,国际影响力下降,其国际地位也受到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八国集团的作用逐步被二十国集团取代。俄罗斯领导人认为,随着国际权力结构和地区权力结构的不断变动,国际体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未来 20 年将形成新的世界图景。^⑤鉴于国际局势的这种深刻变化,一直以来困扰俄罗斯的定位问题再次摆到当政者和社会精英的面前,要求作出回答。

2011 年 10 月 3 日,时任俄罗斯总理的现总统普京,在俄著名的《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上发表了有关未来欧亚一体化新方案的署名文章,对未

① Дугин А. Г.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С.166.

② Чельшев Е.П. Евразия: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чно-западного синтеза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и наслед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Время. 2010. №.2. С.8-16; Быков А.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и её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6. №.7. С.7-19. 马克·巴莘:“地理的不确定性——关于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58-70 页。

③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дл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Атлантиды» /В кн.: Цымбурский В.Л. 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мир и ритмы России. http://www.intelros.org/books/rythm_ros_8.htm

④ Marlene Laruelle, *Russian Eurasianism: An Ideology of Empire*,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⑤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на юбилей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оссия в мире силы XXI века», приуроченной к 20-летию СВОП и 10-летию журнал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8 декабря 2012. http://www.mid.ru/brp_4.nsf/0/30011D027DECDBF844257AC7003D39D0

来的欧亚联盟进行了勾画，即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以及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启动的三国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建立欧亚经济联盟，随后建立集政治、经济、军事、人文为一体的超国家联合体——欧亚联盟，并将其打造成世界格局中新的一极，发挥其作为欧洲和亚太地区桥梁的作用。^①欧亚联盟构想的提出，既可以看成是俄罗斯对全球与欧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作出的一定反应，也完全符合普京的治国理念，即抓住因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力量重新调整的契机，组建新的世界力量中心，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取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实现强国富民的蓝图。虽然当前国际体系尚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但普京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 21 世纪的国际格局将是多中心体系，俄罗斯视自己为新的世界力量中心。^②

普京的欧亚倡议在俄罗斯学界再次激发了苏联解体后曾一度“被遗忘的欧亚”^③的新内涵讨论。随着欧亚一体化逐步向前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即将启动运行，以及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倡议，使得围绕欧亚地区的讨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就如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教授（Ф.Лукьянов）所分析的那样，随着国际社会主要注意力逐渐转向东方，欧亚地区将呈现世界体系发展最显著的趋势。它不仅具备成为统一国际区域的潜力，这里还将建立多个区域制度，制定共同的区域规则。总之，欧亚地区将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④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敏锐地指出，国际政治的“欧亚时刻”正在加速到来。^⑤

① Путин 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5 октября, 2011.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на юбилей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оссия в мире силы XXI века» приуроченной к 20-летию СВОП и 10-летию журнал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③ Kathleen J. Hancock, Alexander Libman, “The Forgotten Region: Russia and Eurasia”, Prepared for the ISA-FLACSO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uenos Aires, July 23-25, 2014.

④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не по-нашему. 20 ноября 2013, <http://www.globalaffairs.ru/redcol/Evraziiskaya-integratsiya-ne-po-nashemu-16207>

⑤ 杨成：“中国外交的欧亚时刻正加速到来”，《文汇报》，2015 年 5 月 11 日，第 6 版；冯绍雷：“亚欧内部实现开放与合作是必然趋势”，观察家网，2014 年 10 月 16 日，http://www.guancha.cn/feng-shao-lei/2014_10_16_276587_s.shtml；默宁：“迎接欧亚大陆新时代”，《廉政瞭望》，2013 年第 7 期。

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新认知。比如，有俄罗斯学者认识到，21 世纪初国际体系转型加速，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建议从双重层面来阐释“欧亚空间”，即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重新认识“欧亚”的内涵，呼吁拓宽之前“俄罗斯的欧亚”或“俄罗斯—欧亚”的狭隘认知。^①也有俄罗斯学者提出“小欧亚”（Малая Евразия）的术语，以便与“大欧亚”（欧亚大陆）区分开来，并视其为一个独立的次区域国际体系。^②还有学者提出了“新欧亚”（новая Евразия）的构想。^③

从双重层面来阐释“欧亚空间”，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相对全面论述的，是两位专门从事区域一体化研究的俄罗斯青年学者维诺库罗夫（Е. Винокуров）和利布曼（А. Либман）共同撰写的专著《欧亚大陆一体化》。^④他们在自己的专著中对“欧亚”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新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维诺库罗夫和利布曼首先归纳了目前学界已有的关于“欧亚”的三种认知，包括欧亚就是后苏联空间，欧亚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基础，欧亚是指欧洲和亚洲。在进一步探讨之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第三种界定，即欧亚既不是俄罗斯欧亚主义者眼中的欧亚，也不是后苏联空间所在区域，而是欧亚大陆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协作的巨大空间。这种理解主要是基于务实性欧亚主义或者经济欧亚主义（Прагматичное и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的思想，它更具包容性。他们把俄罗斯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所在的区域称之为“北—中央欧亚”（Северн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① Байфорд Э. Евразия, пришедшая в движение//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2010. №.13. С.317-322; Синяк Ю.В., Бесчинский А.А. Возможная рол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XXI веке//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2003. №.5. С.55-76; Лескова И.В.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социум: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2012. №.3. С.171-175.

② Шаклеина Т.А. Великие державы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одсист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11. Том.9. №.2; Шаклеина Т.А. Феномен и параметры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ости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XXI века// Мегатренды. Основные траектории эволюции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XXI веке / Э.Я. Баталов, А.А. Байков, Н.А. Симония и др.; под ред. Т.А. Шаклеиной и А.А. Байкова.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3; Tatiana A. Shakleina, New Trends in Subsystem 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3(13). 2013.

③ Таир Мансуров. Как рождается новая Евраз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7. 30 ноября 2012. С.17.

④ Винокуров Е., Либма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欧亚大陆一体化就是欧洲、北—中央欧亚、东亚、南亚、西亚五个区域互动的进程。与此同时，他们也坦承，虽然目前“欧亚”是一个颇具争议和多义的概念，学者们也多从自己的视角去阐释，但在找到新的术语来描述欧洲、后苏联空间和东亚三个区域之前，“欧亚”仍是最佳选择。^①

“小欧亚”这一术语是由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实用分析教研部主任沙克列伊纳（Шаклеина Т.А.）教授提出的，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毗邻国家的总和，这些国家之间不仅拥有共同边界，而且还拥有共同的历史发展与联系，它们同时还是独联体及其下属机构的成员国，抑或拥有紧密的合作关系。^②换句话说，沙克列伊纳教授重点强调了组成“小欧亚”国家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联系。在沙克列伊纳教授看来，“小欧亚”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虽然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越来越多地脱离与其他“小欧亚”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她认为，这两个国家仍旧是“小欧亚”的组成部分。她还把“小欧亚”视为一个独立的次区域国际体系，其中俄罗斯凭借其无与伦比的综合实力，将扮演核心国或领导国的角色。俄罗斯需要在这个次体系中实现深思熟虑的政策，为本国的发展创造稳定且可控的地缘政治环境。^③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以俄罗斯为首的次区域国际体系，俄罗斯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上，沙克列伊纳教授眼中的“小欧亚”内涵与俄罗斯学术界常用的后苏联空间、古典欧亚主义的“俄罗斯—欧亚”是一脉相承的，其具体指称和内涵都大同小异，只是术语名称不同罢了。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新欧亚”的构想。欧亚经济共同体原秘书长、著名经济学家曼苏诺夫（Таир Мансуров）认为，随着欧亚一体化向前推进，特别是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委员会、欧亚经济联盟等一系列一体化机制与制度的启动运行，欧亚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新欧

① Там же. С.12-28.

② Татьяна Шакле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на пороге нового этапа развития? 08/04/2013, http://www.perspektivy.info/book/sovremennyyj_mirovoj_poradok_na_poroge_novogo_etapa_razvitiya

③ Шаклеина Т.А. Великие державы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одсист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11. Том.9. №2. С.29-39.

亚”正在诞生之中。^①遗憾的是，他并未论述这一构想的具体内涵。

第四阶段：从乌克兰危机至今

因乌克兰危机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进一步激化了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加上石油价格暴跌、卢布贬值、国内经济结构再次面临转型的多重压力，俄罗斯越来越积极地推进其早在几年前就提出的“转向亚洲”战略^②。此举旨在摆脱俄罗斯当前面临的外交困境，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巩固大国地位，实现国内经济现代化任务，振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融入亚太一体化进程等。然而，这一战略提出至今，在学界、政界仍然争论不断，支持者和反对者均有。^③支持者认为，“转向亚洲”是顺应了 21 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形势，有利于俄罗斯融入亚太一体化进程，促进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反对者则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说，“转向亚洲”无法拯救俄罗斯，传统的俄罗斯商品在亚太地区将遭遇巨大的竞争压力，这无助于俄罗斯的发展。此外，当前的情况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因为作为全球经济引擎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股市剧烈震荡以及中国面临的复杂国内问题，都将对俄罗斯“转向亚洲”产生一系列无法估计的消极影响。

对于上述两个流派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曾经担任过多份知名报刊主编的俄罗斯政治学家、知名记者博夫特（Георгий Бовт）这样评论道：“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俄罗斯转向‘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这样的转向从本质上无法解决俄罗斯本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合理的出路是转向‘自己’，靠自

① Таир Мансуров. Как рождается новая Евраз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77. 30 ноября 2012. С.17.

② 关于这一战略的详细论述参见王树春、万青松：“试析俄‘转向亚洲’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11 期。

③ 最近两年来俄国内围绕“转向亚洲”的讨论，参见Александр Чернявский.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с оглядкой на запад//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41. 02 марта 2015. С.1; Юрий Тавровский. Удар «разворотом на восток»// Завтра. №.19. 13 мая 2015. С.1;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Игорь Макаров.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итоги и задач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 06 февраля 2015. С.6. Михаил Оверченко,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может быть опасен для России//Ведомости,10.08.2015.<http://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15/08/10/604120-povorot-na-vostok-mozhet-bit-opasen-dlya-rossii>;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Спасет ли Россию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RBC daily.23.04.2014, <http://rbcdaily.ru/economy/562949991273154>

己的力量解决好目前的问题，最终走出困境。^①特别是面对世界主要力量中心纷纷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周边地区，加大对欧亚地区的经营力度，维护自己传统的影响力范围。与此同时，俄罗斯学界也开始出现诸如“大欧亚”^②、“中央欧亚”^③、“大欧亚共同体”^④等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新提法。

“大欧亚”（Greater Eurasia）的构想较早由先前主唱俄罗斯要成为“新西方”^⑤的特列宁提出。他首先批评了俄罗斯国内习惯于把“欧亚”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后苏联空间的传统看法，认为这种认知已经过时，忽视了欧亚大陆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决定 21 世纪世界图景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事件。有鉴于此，他建议，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需要以一种广阔的大陆性思维

① Георгий Бовт о том, что «восточные» правила все больше похожи на «западные»// Газета. 13 июля 2015. <http://www.gazeta.ru/comments/column/bovt/7634797.shtml>

② Michael Emerson, “Towards a Greater Eurasia: Who, Why, What, and How?”,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Eurasia Emerging Market Forum, Astana, Kazakhstan, 10-11 September 2013, <http://www.ceps.eu/system/files/Towards%20a%20greater%20Eurasia.pdf>; Evgeny Vinokurov, “Emerging Eurasian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Trade, Investments and Infrastructure”, Working Paper for the Emerging Markets Forum, Astana, September 2013; Michael Emerson, “After the Vilnius fiasco: Who is to blame? What is to be done?”, *CEPS Essays*, No.8, 21 January 2014, http://aei.pitt.edu/58416/1/Essay_No_8_ME_Vilnius_Fiasco.pdf; *Russia's pivot to Eurasia*, edited by Kadri Liik,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2014; Alexander Lukin. “Russia, China and the Emerging Greater Eurasia”, *The Asian Forum*, July - August 2015, Vol.3, No.4;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Василий Авченко. Первые контуры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29 мая 2015, <http://www.globalaffairs.ru/pubcol/Pervye-kontury-Bolshoi-Evrazii-17480>

③ Будуще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 Том.13. 2015. С. 70-80;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3. Созд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азии. Транзи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приоритеты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дготовлен под эгид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015;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Создавая Евразию вместе// Известия. №67. 16 апреля 2015. С.6;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季莫费·博尔达切夫等：“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3 期。

④ 戴旭：“用大欧亚共同体平衡 C 形包围”，《环球时报》，2014 年 6 月 11 日，第 14 版；Sergei Karaganov, “A Community of Greater Eurasia? Eurasian Way Out of the European Crisis”, 8 June 2015,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Eurasian-Way-Out-of-the-European-Crisis-17505>;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ыход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Расширить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поиска решений. 24 августа 2015,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Evroaziatskii-vykhod-iz-evropeiskogo-krizisa-17641>

⑤ Тренин Д. Интеграция 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я как «новый Запад». Моск.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М. : Изд-во «Европа», 2006.

来思考欧亚地区。他注意到，2011年10月，普京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战略倡议，世界经济政治中心逐步转向欧亚大陆的东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和印度快速上升，导致欧亚大陆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中国在相继超过日本、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后，迄今已经是欧亚地区最大力量中心。这些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将决定21世纪的欧亚图景。未来欧亚的争夺战将愈演愈烈，“大欧亚”正在形成之中。^①可以说，一方面，特列宁敏锐地观察到了欧亚地区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原有观点的局限性，进而指出超越“小欧亚”，构建“大欧亚”的必要性。

不过，目前在俄罗斯学者那里，他们眼中的“大欧亚”内涵与外延似乎并不明确或显得比较模糊，例如，卢基扬诺夫教授谈论“大欧亚”国家最多的就是俄、白、哈、乌四国。^②事实上，他们更愿意使用“中央欧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这一术语。“中央欧亚”的提法出现在2015年6月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推出了一份有关欧亚一体化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分析报告中。该报告以促进地区政治经济合作为宗旨，深入分析了欧亚一体化与“一带一路”实现战略对接对欧亚政治稳定与经济重大意义和影响。^③这反映出俄罗斯智库对欧亚地区未来发展的宏观思考。这份报告指出，欧亚大陆是许多民族和文明的摇篮，但是目前的欧亚大陆已经不再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建构，它“中断”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没有自身的认同，被外界视为强国必争之地。^④因此，需要把建构新的“中央欧亚”提到议事日程。从报告中论述的内容来看，“中央欧亚”主要包括俄罗斯、中国、中亚五国、伊朗、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等欧亚内陆核心地区

①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Метаморфозы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В борьбе за лидерство на континенте на арену выходят очередные игроки//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3. 23 января 2013. С.2.

② Fyodor Lukyanov, “Building Eurasia and defining Russia”, in *Russia's pivot to Eurasia*, edited by Kadri Liik,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2014, pp.18-21.

③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3. Созд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азии. Транзи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приоритеты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④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季莫费·博尔达切夫等：“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第21页。

的国家。

在此之前,虽然已有学者专门讨论过“中央欧亚”这一术语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在美国学者韦斯布罗德(K. Weisbrode)眼中,“中央欧亚”的地理范围包括:西起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到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起哈萨克大草原,南达印度洋,主要依据这一区域的国家在历史、民族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来划分。^①在其他美国学者眼中,“中央欧亚”仅限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具体包括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所在区域。^②还有学者认为,除这些国家之外,还应该包括阿富汗^③,以及里海、黑海地区^④,甚至还有学者直接把中亚与“中央欧亚”等同起来。^⑤

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两位学者看来,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美国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央欧亚”内涵与外延的认知都是不准确的,还存在另外一种“中央欧亚”阐释。2010年,他们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央欧亚:地缘政治再认知》(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的专著,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央欧亚”进行了详细界定。他们认为,“经互会空间”解散以及苏联解体之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和地

① K. Weisbrode, “Central Eurasia: Prize or Quicksand? Contenting Views of Instability”, in *Karabakh, Fergana and Afghanista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delphi Paper 3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1, pp.11-12.

② M.P. Amineh, H. Houweling, “Introduction: The Crisis in IR-Theory: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Approach”, in *Central Eurasia in Global Politics: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ed. by M.P. Amineh, H. Houweling, Brill, Leiden, 2005, pp.2-3; Ch. Fairbanks, C.R. Nelson, S.F. Starr, K. Weisbrode,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Central Eurasia,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2001, p.vii; K. Meyer, *The Dust of Empire: The Race for Supremacy in the Asian Heartland*, Abacus, London, 2004, p.206.

③ Исмаилов Э, Эсенов М.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в н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змерениях//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2005.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Швеция: CA&CC Press, 2006. E. Ismailov, M. Esenov, “Central Eurasia in the New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Dimensions”, *Central Eurasia 2005*, Analytical Annual, CA&CC Press, Sweden, 2006.

④ P. Darabadi, “Central Eurasia: Globalization and Geopolitical Evolutio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2006, Vol.39, No.339, 2006, p. 9

⑤ Laura Adams, “Can We Apply Postcolonial Theory to Central Eurasia?”,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Review*, 2008, Vol.7, No.1, pp. 2-7, http://www.cesr-cess.org/pdf/CESR_07_1.pdf

区的力量分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用新的视角分析区域局势。“中央欧亚”的地理范围应该包括中欧（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中亚五国和中央高加索（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三个地区。换句话说，在已有学者阐释的基础之上，需要再加上中欧地区。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是这个三个次区域的核心国，它们对推进“中央欧亚”内的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①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中央欧亚”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达成共识，但这一术语包含的地缘政治意蕴却不容忽视。

“大欧亚共同体”（Community of Greater Eurasia）^②这一术语首先是由中国军事战略学者戴旭提出的。他认为，“当前美国正以其无与伦比的综合优势，率领海洋国家联盟，对欧亚大陆东西推进，以其在中东地区的强势存在，进行三面合围。整体看，欧亚大陆处于美国率领下以欧日为地区领班的C形包围之中。局部看，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又各处于地区性的C形包围之中。”鉴于这种形势，作为欧亚大陆的主要强国，中俄两国有责任致力于整合欧亚大陆碎片化的状态，同时与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朝鲜半岛、中亚等国家开展紧密合作，最终建立大欧亚共同体，从而实现欧亚大陆的和平，进而向外部进行和平辐射。这样，在未来，“世界就会形成大陆文明联合体系与世界海洋文明联合体系的大体平衡”。他还指出，“大欧亚共同体是区域性的、自守性的，不构成威胁，但具有反威胁的能力。它可以有区域维和部队，对区域内部的矛盾调解，对这一地区猖獗的恐怖主义进行联合打击”。^③

无独有偶，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主任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教授新近也多次撰文提出了“大欧亚共同体”的构想，并将其视为俄罗斯走出当前发展困境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的方案之一。卡拉加诺夫认为，中俄两国达成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合作协议是“大欧亚共同体”形成的基石，目前其参与国主要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

① Исмаилов Э., Папав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С. 112-118.

② 戴旭：“用大欧亚共同体平衡C形包围”。

③ 同上。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同时也可以把印度、伊朗、韩国、巴基斯坦作为潜在参与国纳入,特别是2015年上合乌法峰会正式启动了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使得该构想变成现实的前景更加令人期待。未来,还可以接纳以色列、土耳其等国。东南亚国家则处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方案与以中俄为首的欧亚方案之间。目前日本倾向于美国,暂时看不到其加入大欧亚共同体的前景。他也强调,大欧亚共同体是开放的、非对抗性的,它可以向欧洲和其他国家敞开合作大门,同时建立欧亚大陆安全体系,致力于解决区域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应对地区发展的挑战与威胁。他认为,建构大欧亚共同体的第一步可以是召开“当代维也纳会议”——欧亚合作、发展与安全论坛。^①

我们可以发现,以上两位学者的“大欧亚共同体”构想都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探讨,都特别强调中俄两国需要担当重要角色并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诸如大欧亚、大欧亚共同体等一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包含了地缘政治的元素,此前学术界已经出现过不少类似的用法与研究成果,例如大中亚(Greater Central Asia)^②、大中东(Greater Middle East)^③、大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Евроазиатский выход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Расширить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поиска решений//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4. Том.13. 2015;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Нет простых решений. 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9. Сентябрь 2015.

② R.L. Canfield, “Restructuring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Asian Survey*, 1992, Vol.32, No.10, p.874; S.F. Starr, “A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for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Silk Road Paper*, March 2005,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AIS, Washington, D.C., 2005, p.16,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CACI/Strategy.pdf>; idem,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2005, Vol.84, No.4.

③ G. Kemp, R.E. Harkavy, *Strategic Geography and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ashington, 1997; Safa Haeri, “Concocting a ‘Greater Middle East’ brew”, *Asia Times*, 2004.03.03; Marina Ottaway, Thomas Carothers,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 Off to a False Start”, *Policy Brie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4; Nazemroaya, Mahdi Darius, “Plans for Redrawing the Middle East: The Project for a ‘New Middle East’”, *Global Research*, 2006; V. Perthes, “America’s ‘Greater Middle East’ and Europe: Key Issues for Dialogue”, *Middle East Policy*, 2004, Volume.XI, No.3.

东亚（Больш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①等。

（三）中国

中国学者一般从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两个视角界定“欧亚”。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欧亚”主要是指内陆欧亚，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北达西伯利亚高原，南到印度河、恒河上游。具体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中心部位就是所谓的欧亚草原。历史上，这一广大区域曾形成过具有相当覆盖力的文化圈，表明其文明发展过程具有一定共性。因此，当代学者认为，有必要将现在已被新的地理界线分割开的地区联系起来考察，以便把握共性文明发展进程及其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时下也有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亚欧”这一术语，旨在突出目前亚洲地区在各国文明中不断上升的地位。^②但就指代的具体范围而言，与上述中国学者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地缘政治上的概念，大多数中国学者与俄罗斯学者看法相似。他们认为，“欧亚”主要指冷战后的原苏联地区，亦即原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所在区域。^③比如，冯绍雷教授主要把欧亚地区视为原苏联所在的区域^④，地理分布涵盖欧亚大陆的北部和中部地带（Northern and Central Eurasia）。具体而言，“欧亚”既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东斯拉夫三国、外高加索、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中亚各国，同时也包括与这些区域具有若干紧密相关

①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Д. «Больш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М.: Ленанд, 2006. «Больш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науч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Под общ. ред. А.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0.

② 冯绍雷：“亚欧内部实现开放与合作是必然趋势”，观察者网，2014 年 10 月 16 日，http://www.guancha.cn/feng-shao-lei/2014_10_16_276587_s.shtml.

③ 何希泉等：“欧亚地区安全合作与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7 期；赵华胜：“‘颜色革命’后欧亚地区形势的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11 期；孙壮志，赵会荣：“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新形势——从俄格军事冲突说起”，《亚非纵横》，2009 年第 4 期。

④ 冯绍雷：“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国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

性的临近地带，比如，中东欧、东南欧、东北亚等地的与其相邻的部分。换句话说，“欧亚”并不以特定的现有国家疆域为界，而是更多考虑现实地缘政治经济进程中具有较多关联性的部分。这种关联性包含着历史、政治、经济、人文、以及物质地理空间等各方面的因素，至少可以较为明显地与西欧、西亚、南亚、东亚相区分。在这一欧亚地区，以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为代表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战略影响的存在是其核心部分，而中亚、外高加索、波罗的海、以及其他与俄罗斯关键利益和影响有着紧密关联和延伸的地带（例如加里宁格勒），也大体上在这一范畴之内。^①

（四）土耳其

通常，多数研究者们习惯于把俄罗斯视为典型的欧亚大国，很多时候却忽视了在欧亚大陆还有一个与俄罗斯处境和历史命运极为相似的国度——土耳其。两个国家都在欧洲和欧亚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在融入欧洲的路途上则是举步维艰，且两国国内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经久不息的争议：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②虽然土耳其执政当局把加入欧盟作为其外交政策最优先方向，但是至今也没有实现其既定目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亚”构想就在土耳其的政治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被视为土耳其地缘政治、对外关系与国家安全的主要构想之一。土耳其的“欧亚”构想源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有中国学者指出：“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遗产，它始终难以真正摆脱帝国的情结，也在孜孜不倦地谋求地区大国的地位，”^③苏联时期，“欧亚”这一术语很少在土耳其被使用。苏联解体初期，不少土耳其知识分子、企业家、学者以及机构等开始使用“欧亚”来替代“突厥世界”这一术语，他们认为，“欧亚”这个术语听

① Feng Shaolei,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Eurasia’s regional structure”, in P. Dutkiewicz, R.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 The View from Within*,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pp.245-247.

② Лукьянов Ф. Европа, которую мы еще не видели// Pro et Contra. Январь-апрель, 2012. 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нилов, Алим Сулейманов.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Анкар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4. Апрель 2010. С.68-76.

③ 黄民兴：“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节——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阿拉伯之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第 5 页。

起来显得更加中性，^①但这一术语更受政治家的青睐，他们很有兴趣打造所谓的“突厥空间”。用土耳其前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的话来说，土耳其要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突厥世界”（Turkish World），主要涵盖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的突厥国家、原奥斯曼帝国领地的国家、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以及阿富汗北部地区。但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了的“欧亚”概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土耳其政界并没有延续下去。之后，土耳其政界、学界主要从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政治构想视角进行阐释。

在政界，土耳其官方文件中就视自己是一个欧亚国家，不仅与西方发展关系，还与伊斯兰国家保持传统联系。^②此外，土耳其外交部网站上也有关于“欧亚”的地理界定：“欧亚是一个从欧洲延伸到中亚的大陆地。”^③2003 年，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就认为，欧亚就是一个由欧洲与亚洲组成的大陆。^④包括前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在内的不少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都把巴尔干、高加索、中亚、中东、土耳其、伊朗、伊拉克视为欧亚区域的组成部分。甚至，在 2002 年，土耳其国内还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欧亚党”，但不久就在政坛上消失了。^⑤

在学界，土耳其学者一方面不断地吸收西方经典地缘政治学家（比如，麦金德、斯皮克曼以及布热津斯基）有关“欧亚”内涵与外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尝试从理论层面提出自己的“欧亚”构想。^⑥比如，土耳其最著

① Nadir Devlet, “When Russian Eurasianism Meets Turkey’s Eurasia”, March 8, 2012,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GMF), <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when-russian-eurasianism-meets-turkey%E2%80%99s-eurasia>

②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White Paper-Defense1998*, Ankara: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98, p.5.

③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ttp://www.mfa.gov.tr/default.en.mfa>

④ Abdullah Gul, “Walking the Tight Rope: Managing Turkey’s Foreign Relations. Talk given to the Eurasia Summit 2003 Energ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Security”, New York, September 24, 2003, <http://www.mfa.gov.tr/grupa/ai/SpeechEURASIASUMMIT.2003.htm>

⑤ Ruben Safrastyan, “The Concept of Eurasia and Turkey’s Regional Strategies”, 21 Jul. 2006,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Other/ruben-safrastyan-1/The-Concept-of-Eurasia-and-Turkeys-Regional-Strategies>

⑥ W. Donald, “Meinig: Heartland and Rimland in Eurasian Histor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56, Vol.9, No.3, pp.553-569.

名的大学之一——马尔马拉大学教授拉马赞·奥泽也（Ramazan Ozey）的“土耳其中央主导理论”（The Theory of Center Domination by Turks）就是代表之一，其要义包括：安纳托利亚（Anatolia）是“世界堡垒”（类似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土耳其作为安纳托利亚国的统治者，将有机会控制“内圈”（类似于麦金德的“内新月形地区”）。欧亚大陆和巴尔干地区对应地就是世界堡垒和内圈，奥泽也的结论是：土耳其迟早将统治世界（类似于麦金德的“外新月形地区”）。^①在奥泽也看来，土耳其控制巴尔干半岛和欧亚是国家地域向外延伸的自然结果，但控制欧亚并非最终目标，而是一种继续主导世界的方式。还有土耳其学者提出“中央帝国”（Central Empire）的地缘政治构想，旨在强调土耳其的优越地缘位置。^②

最近十年，土耳其与俄罗斯以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欧亚”一词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许多酒店、医院、电影院等以“欧亚”命名。随着土耳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土耳其“向东看”的外交战略取向也更加凸显，中亚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轴心^③。土耳其希望通过其与中亚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大力推动突厥主义，实现大国雄心。2013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接纳土耳其为该组织对话伙伴国时，时任土耳其外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说：“土耳其成为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欧亚大家庭的一员。”^④这样，土耳其把自己定位为既是欧洲国家，同时也是欧亚国家。换句话说，土耳其作为一个重要玩家，将在欧亚地区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① Ramazan Ozey, *Jeopolitik ve Jeostratejik Acidan Turkiye*, Istanbul: Marifet Yayinlari, 1998, pp.57-59, 转引自 Ruben Safrastyan, “The Concept of Eurasia and Turkey’s Regional Strategies”, 21.Jul. 2006,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Other/ruben-safrastyan-1/The-Concept-of-Eurasia-and-Turkeys-Regional-Strategies>

② Oral Sand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Force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Turkish Review*, 1993, Vol.7, pp.45-46.

③ 苏春雨：“土耳其中亚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亚非纵横》，2015年第1期，第73页。

④ Dilay Gundogan, “Turkey Signs to a Joint Destiny with Shanghai”, April 27, 2013, <http://english.sabah.com.tr/National/2013/04/27/turkey-signs-on-to-a-joint-destiny-with-shanghai>

（五）日本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日本并不是一个欧亚国家,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它也有自己对“欧亚”的独特看法。例如,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岩下明裕教授就提出了日本的“大欧亚”构想。他认为,苏联解体之后,欧亚内陆合作趋势正在从前苏联—中国区域向欧亚海域加速扩展,中国与越南、日本等的海域争端就是明证。在他看来,“大欧亚”应该包括陆地与海洋地区。俄罗斯、中国、印度等是欧亚陆地大国,日本则是一个欧亚海洋大国,美国虽远离欧亚大陆,但作为全球强国,它可以自由出入欧亚地区。为保持欧亚大陆和海洋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他认为,中、美、印、日、俄等国应该寻求一种新的多维互动,在欧亚海域创造一种全新的海洋合作方式。日本作为一个发达的欧亚海洋国家,能够在美国、中国及其他欧亚国家之间扮演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①换句话说,岩下明裕的“大欧亚”构想主要在于试图把日本纳入到欧亚地理范围,同时参与欧亚地区事务,彰显日本作为大国在世界舞台应该发挥的作用。总体来看,岩下明裕只是从日本学者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构想,并没有对“大欧亚”概念和内涵展开深入、详细的论述。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要大国或多或少地赋予了“欧亚”相应的地缘政治寓意。在西方国家那里,虽然“欧亚”概念不被官方正式使用,但在具体的政策实践层面却给予这一广袤区域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这在政界、学界形成了共识。在他们眼中,整个世界政治史就是一部大陆强国和海洋强国相互斗争的历史,尽管海权强国占据优势,但鉴于陆权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且交通日益改善,从长远来看,海权国家将可能被陆权国家所压制,而“欧亚”地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场斗争的博弈场。

处于欧亚地区核心地带的俄罗斯,在晚近三百多年中,一直是欧亚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二十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使得欧亚地缘政治态势呈现巨变。虽然俄罗斯丧失了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在欧亚地区依然

^① 岩下明裕:“欧亚大陆何以无战——论内陆合作与海洋争议解决的‘联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Z1期。

具有举足轻重的传统影响力。俄罗斯依然把“欧亚”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①或“特殊利益地带”^②。它对于外部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渗入比较敏感，不愿意看到各种外部势力纷纷加强在欧亚地区的存在，而削弱了其在欧亚大陆的传统霸主地位。俄罗斯同时还擅长根据欧亚地区形势的变化，通过不同的手段（比如建立各种地区机制）或提出不同的“欧亚”构想来整合并维护它赖以生存的重要空间。我们可以从上文梳理出的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国内围绕“欧亚”的诸多讨论中看到这一点。换句话说，欧亚空间依然在俄罗斯地缘政治构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它重振世界强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依托。

虽然中国也是一个欧亚大国，但历史上中国对“欧亚”并没有整体的认知。由于内陆地理条件十分封闭，两千余年前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留诸于世的“朝贡体制”的贸易实践，也只是非常有限地在这一广袤区域的边缘和局部地区产生影响。而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则更多地以武力征战、掠夺性占领等较为原始的方式存在于这一区域，其在欧亚历史演进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相对有限。在接下来的三四百年的长时段里，整个欧亚地区已经不再被接踵而至、变化不定的不同帝国所控制，而是出现了一个具有压倒性主导优势的地缘政治实体——俄苏帝国。近代以来，中国对“欧亚”地缘政治内涵的思考正是受到西方和俄罗斯的重大影响。更进一步而言之，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长久以来关于陆权与海权的争论以及陆权说到海权说的偏移。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周边的大陆政权往往采用军事手段，而对海洋国家却采取了怀柔政策。如今，改革开放的中国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则进一步站到了世界发展的前列。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塑造自己周边地区——“欧亚”的意识进一步增强，相应地，“欧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也将会进一步上升。

世界众多大国的成长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重视自己的周边，以便为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崛起的中国重视自

① Медведев Д.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2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ода. Москва, Выставочный зал ГУМа, <http://archive.kremlin.ru/text/appears/2008/09/206408.shtml>.

② Тренин Д. Россия в СНГ: поле интересов, а не сфера влияния// Pro et Contra. 2009. Сентябрь-декабрь. С.82-97.

己的周边地区并非特例，土耳其和日本在其国家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关于“欧亚”的地缘政治构想，它们或多或少地对本国的历史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近来，欧亚地区及其周边安全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崛起、久拖未决的阿富汗问题，国内外学界围绕地缘政治是否回归展开了新一轮的热议。^①有学者预言：“世界政治出现地缘政治范式……地缘政治回归导致的大国‘新冷战’危险，‘文明冲突’加剧，局部冲突频发，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军备竞赛加剧等政治、安全和军事风险不断扩大，更是不争的事实”。^②虽然这一论断尚待事实检验，但当前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问题是，区域内和区域外的主要大国在制定本国的欧亚战略过程中，愈发向着与现实利益结合更为紧密的方向发展，愈发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以解决本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可能的后果是，各大国对欧亚地区截然不同的认知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构想与理念的直接对立或碰撞，使得欧亚地区变成一个组织结构杂乱的区域，愈加成为世界主要力量展开国际竞争的大舞台。

二、地缘经济视角下的欧亚

一般认为，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形成于 20 世纪末，主要受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影响。^③冷战结束，传统的政治军事对抗让位于经济关系，世界各地、各国都在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地缘经济

① Stewart Patrick/Isabella Bennett, “Geopolitics Is Back-and Global Governance Is Out”, May 12,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geopolitics-back%E2%80%94global-governance-out-12868>;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Revenge of the Revisionis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93, No.3, pp.69-79; John Ikenberry, “The Illusion of Geopolitics: 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 93, No.3, pp.80-90;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Карта мир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Ведомости. №62. 10 апреля 2013; 杨成：“新冷战幽灵与俄罗斯的身份认同困境”，《文化纵横》，2014 年 6 期；[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② 刘中民：“美国重拾地缘政治遗祸世界”，《环球时报》，2015 年 5 月 12 日，第 14 版。

③ 李敦瑞、李新：“地缘经济学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学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国际关系中，地缘经济是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地缘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地缘经济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一国地缘政治的走向。

欧亚地区连接欧洲、亚太两大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禀赋、多元的经济结构、众多跨区域的交通运输走廊等影响国际分工的要素的存在，使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一直以来，这一地区的经济能量并未得到完全释放。相比较欧盟、北美、亚太地区，欧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偏低。比如，就区域经济密度而言，代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对内出口比重不仅与欧盟、北美自贸区的差距甚大，而且也不及东盟的一半，这显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水平还较低（见表一）。而欧亚各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以及占世界贸易出口比例也都是比较低的（见表二），部分指标甚至不如非洲地区。此外，欧亚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也并不理想，连实力最强大的俄罗斯，排名也只处于中等水平，更何谈其他经济规模更小的国家（见表三）等。^①

表 1 2007 年世界主要区域经济组织的经济密度

组 织	总出口 (单位: 10 亿美元)	对内出口 (%)	对外出口 (%)	内外对比指数
欧 盟	5 320	68	32	2,13
北美自贸区	1 853	51	49	1,06
东南亚联盟	864	25	75	0,33
欧亚经济共同体	427	17	83	0,21
南方共同市场	224	14	86	0,16

数据来源：“World Trade Developments in 2008”，www.wto.org/statistics;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 2008. С.36.

① Зевин Л. Регион СНГ в постоднопольном мире: проблем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ир перемен. 2012. №.1. С.143-158.

表 2 2009 年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出口比重表（单位：%）

地区	世界出口	地区内出口	向其他地区出口	对比指数
北美地区	16,6	48	52	0,92
拉美地区	3,6	26	74	0,35
欧洲地区	41,9	72	28	2,77
独联体地区	2,6	19	81	0,23
非洲地区	3,2	2	98	0,02
中东地区	4,2	15	85	0,18
亚洲地区	29,4	52	48	1,03

数据来源： World Trade Developments in 2010.

表 3 独联体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指数排行榜

国 家*	竞争力指数			
	2005	2007	2009	2011
阿塞拜疆	69	66	69	55
亚美尼亚	79	93	97	92
哈萨克斯坦	61	61	66	72
吉尔吉斯斯坦	116	119	127	126
摩尔多瓦	82	97	95	93
俄罗斯	75	58	51	66
塔吉克斯坦	104	117	116	105
乌兹别克斯坦	—	62	—	—
乌克兰	84	73	72	82

* 白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没有被列入本表中。数据来源：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Geneva, Switzerland.

上述数据表明，欧亚地区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融入全球化进程，更没有充分利用好经济全球化的利好机遇。如果未来这些趋势继续持续下去，那么欧亚国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被边缘化的危险，它们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将进一步下降，不排除欧亚地区最终沦落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边缘区。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以俄罗斯为首的部分欧亚国家正是意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才提出了推进欧亚一体化的战略倡议并付诸实施，希望以此来整合各国的经济潜力，将其打造成未来国际经济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促进世界多极化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的形成；另一方面，其他世界大国也正是观察到了欧亚地区所蕴藏的巨大发展机遇，因而纷纷强化与域内各国的经济合作，试图在欧亚地区谋得主动地位。因此，从地缘经济角度考察域内外大国关于“欧亚”内涵的认知，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俄罗斯

冷战结束的初期，俄罗斯学者倾向于强调，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作用要高于地缘政治因素，因为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强化合作的意愿越来越强。在他们看来，目前对俄罗斯来说，既不存在政治军事威胁，也没有经济威胁，而是要尽快制定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合理战略。^①只有经济繁荣，社会得到发展，国家政治才能够稳定，安全也才会有保障。因此，俄罗斯可以充分利用其处于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缘位置，实施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建欧亚统一的经济社会空间^②，并最终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罗格夫（Рогов С. М.）院士提出的俄罗斯欧亚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他建议，俄罗斯通过发展跨越本国和前苏联国家所在地区的陆地、空中和电子运输路线，建立连接欧亚大陆南部、西部、东部的“桥梁”，缩短连接欧洲与亚洲的距离，最终将可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欧亚将被视为一个开放的、且政治、经济上稳定的区域。作为欧亚强国的俄罗斯，其对外经济政策的优先方向，是通过对话参与欧盟与东亚的互动进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被视为俄罗斯在这一方面迈出的第一大步。^③事实上，罗格夫的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抵制俄罗斯亲西方自由派的政策主张，反对一味地向西

① Неклесса А.И. Эпилог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к. 1998. №.5; Неклесса А.И. Пост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в новой системе координат// Восток. 1997. №. 2. С.35-50; Неклесса А.И. Пакс Экономикана: новое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мироустрой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1999.№.1; Кочетов Э.Г.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мира (новейшая конфигурация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1999. №.7-8; Кочетов Э.Г.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Освоение миро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ЕК, 1999.

②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 Ю.Д. Един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постановка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её решения)// География в школе. 1995. №.4.

③ Рогов С.М.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М.: ИСКРАН, 1998; Рогов С. М.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С.51-61.

方妥协，换来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经济援助”。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欧亚地缘经济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科洛索夫（Колосов В. А.）和米罗连科（Мироненко Н. С.）就是其中两位比较重要的代表之一。他们认为，俄罗斯应该摒弃旧的地缘政治思维，把发展本国和欧亚地区作为一个特殊发展战略。俄罗斯应该利用好自身的地缘位置优势，把地缘经济战略作为控制全球贸易与资源的方式，特别是，原苏联地区是这些商品与货物流通的必经之地。俄罗斯不应该仅把西方作为自己的优先方向，而是要与西方、中国、亚太三大地缘经济中心都发展合作关系（它们在欧亚地区都有重要的利益），因此，俄罗斯需要作出慎重的地缘经济抉择。在他们看来，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但这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地缘位置，以及处于欧洲与亚洲之间最大的大陆强国的地理事实。因此，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出一项欧亚地缘经济战略，旨在维护俄罗斯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于俄罗斯来说，解决高加索、中亚与远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将俄罗斯打造成欧亚地区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中心。在他们看来，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其根源在于俄罗斯脆弱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吸引力之强、潜力之大，这会在无形之中给俄罗斯国内造成巨大的压力。为缓解这些压力 and 解决目前的问题，俄罗斯需要在原苏联地区再次推进经济、文化等一体化战略，同时倡议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方案，旨在把欧亚的南部、西部和东部连在一起。比如，在南部，俄罗斯需要发展油气管道；在中亚，需要避免各国内乱给其带来的潜在威胁；在远东，则是即刻投资开发该地区，趁中国现在的注意力集中在亚太地区。^①

遗憾的是，上述俄罗斯学者的地缘经济思想并未受到当局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忽视了“欧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学者指出，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这不仅表现在领土的减少（目前俄罗斯仅占据 31.5% 的欧亚领土，而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拥有 40.4% 的欧亚领土，苏联时期增加到 41.4%），而且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各

^① Колосов В. А, Мироненко Н. С.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Учебник для вузов.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1.

个领域。^①就地缘经济而言，在 2009 年，有学者做过统计，除了传统的能源原料领域以外，当代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地位并不十分显眼。比如，就 GDP 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而言，俄罗斯落后于所有的欧亚力量中心：欧盟—6.2 倍，中国—5 倍，印度—1.9 倍。^②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远离主要的跨欧亚物流运输路线^③，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俄罗斯以及整个欧亚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虽然俄罗斯至今在后苏联空间内保持着地缘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也是俄白联盟、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参与国，但是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比如，在俄白联盟内，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额中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58% 下降到 2011 年的 45.2%。在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的对外贸易额中，俄的比例也从 2007 年的 20.2% 下降到 2012 年的 17.4%。此外，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由 1998 年的 22.1% 下降到 2010 年的 13.6%。^④还有学者计算出，从 1992 年至 2007 年的 15 年间，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减少了 3 倍多。^⑤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和东欧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都呈下降趋势，^⑥其结果就是：后苏联空间的国家纷纷开始拓展与西方大国、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对外经贸联系。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地缘经济利益则大大超出了欧亚地区的范围，比如，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额已经超过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50%。^⑦俄欧还在 2003 年启动了建立四个统一空间的战略倡议，并 2005 年 5 月召开的俄欧峰会上通过了具体的“路线图”，包括：“统一经济空间，涉及电信、交通、能源、

① Дружинин А.Г.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Евразии: взгляд географа-обществовед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Вестник Ассоци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еографов-обществоведов. 2013. №2. С.28.

②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географию. Доклад о мировом развитии. 2009. М., 2009.

③ Иноземцев В. Транзитной страны из России уже не выйдет// Ведомости. 29.11.2012.

④ Дружинин А.Г.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Евразии: взгляд географа-обществоведа. С. 29.

⑤ Годин Ю. Россия и СНГ: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ыводы// МЭ и МО. 2009. №4. С.90-94.

⑥ Andrei P. Tsygankov, “The Heartland No More: Russia’s Weakness and Eurasia’s Meltdow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3, No.1, 2012; Язькова А.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уравнение со многими неизвестными// Вестник Аналитики. 2005. №2.

⑦ 王树春、万青松：“试析俄罗斯‘转向亚洲’战略”。

太空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其目的是建立开放统一的俄欧市场、加深经济改革和提高各民族工业的竞争力等；统一自由、安全和司法空间（又称内部安全空间），包括司法和内务部门的中短期合作，主要涉及联合反恐、打击跨境犯罪、情报交换、非法移民管理、签证政策等领域；统一外部安全空间，包括双方承诺共同努力加强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在武器不扩散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合作等；统一科教文化空间（又称人文空间），包括加强科学文化联系和联合科研活动、成立联合教学和科研中心等。”^①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俄罗斯专家就指出，欧亚地区正在失去自身的认同。^②未来，要么“欧亚”作为一个区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要么就再次面临新的转型，但如何转型，未来它的定位是什么，则是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有俄罗斯学者批评普京眼中的“欧亚”仍旧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这可以从他的“欧亚联盟”倡议中看出，普京把“欧亚联盟”定位为大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③据俄罗斯专家估算，在2020年，独联体国家的天然气出口将占据中国6%的市场，2050年将增加到14%，2100年达到17%^④，再加上中国对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会使俄罗斯在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被边缘化。也许正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俄罗斯适时提出了欧亚一体化倡议，并与其他欧亚国家共同打造地缘经济集团——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运行的欧亚经济联盟，标志着俄罗斯正加速推进整合欧亚空间，以此来应对当前欧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地缘经济形势变化。虽然当前乌克兰危机、遭受西方制裁、油价下跌、卢布贬值等因素极大地阻碍着欧亚一体化向纵深推进，但参与国还是一如既

① 张金海、陈玉芬：“俄罗斯与欧盟通过建立统一空间路线图文件”，新华社，2005年5月1日莫斯科电。

② Гладкий Ю.Н. Россия в лабиринта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удьбы. СПб, 2006.

③ Путин В.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④ Синяк Ю.В., Бесчинский А.А. Возможная рол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XXI в.//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2003. №5. С.55-76; Косов Ю.В., Торопыгин А.В.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на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политика. 2011. №10. С.157-163.

往地致力于完善本组织的机制建设，这对于维护各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美国

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内涵还体现在本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据统计，欧亚地区占据世界已探明自然资源储量的 25%，其中包括 7% 的世界石油储量和 40% 的天然气储量，特别是中亚地区，已成为仅次于波斯湾和西西伯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储区。^①对于多数国家来说，能源是国家工业发展的主要战略资源，也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多，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加紧对这些战略资源的控制，甚至展开激烈争夺。有学者指出，能源就是 21 世纪地缘政治的象征，它的作用不亚于传统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工具。^②的确，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为了确保自己在全球资源竞争中的首要地位，不惜在海外建立多个军事基地和派驻大量军队，以保护美国能源的生命线，甚至为了获得重要的战略资源，不惜发动对其他国家的战争，比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的背后总会有能源的考虑。^③欧亚地区显然也不例外，它早已成为美国对外能源战略的重点方向。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林木水电到稀有金属，从石油、天然气到取之不尽的煤矿，从肥沃耕地到种类齐全的海产品，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资源自给自足的国家。正因为欧亚地区拥有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俄罗斯、中亚地区、里海地区也就成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方向，这些地区有望成为替代美国从中东获取石油、天然气等重要战略资源的重点区域。比如，美国和欧盟积极推动中亚和里海沿岸国家建立绕开俄罗

① Доклад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 фактор интеграции стран СНГ».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4. С. 9.

② Alexandros Petersen, Katinka Barysch, "Russia, Chin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Central Asia,"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December 1,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petersen_cer_eng.pdf; Hidetoshi Azuma, "Global Natural Gas Pivot to Asia: The New Geopolitics of Pipeline Gas and LNG", February 2015,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Ref-0188-Global-Natural-Gas-Pivot-to-Asia.pdf>.

③ Доклад РИСИ. Роль военной силы в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лидерства США в XXI в. // 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2012. №6.

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方案，以摆脱它们对俄罗斯运输管道的依赖。此举意在打破俄罗斯对能源运输的垄断与控制，减少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剥夺俄罗斯把能源作为重要地缘政治工具的影响力。此外，美国的大型石油公司也积极参与俄罗斯、里海和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以期获得更多收益。随着中东地区能源逐渐枯竭，以及地区冲突不断，在新一轮的能源地缘政治中，美国将会把重点放在能源资源十分丰富的欧亚地区。可以合理预测，未来围绕能源展开的地缘经济竞争将会愈演愈烈，特别是中亚地区，这里汇聚了中、美、俄三大世界强国，各国对中亚战略的基本思路和内容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能源政治”的考量。^①

具体而言，苏联刚解体时，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对欧亚的关注很有限，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长时间处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控制之下，地理相对隔绝、人口相对稀少、市场狭小、内战冲突时有发生，且油气价格相对较低。到叶利钦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美国的能源公司已经进入欧亚国家。例如，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雪佛龙，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在 1993 年签署了开发该国最大油田田吉兹油田的合作协议。而国际石油价格在长期处于低位后也开始呈现上涨趋势。1996 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了负责里海地区能源外交的特别顾问职位，其主要任务是协调铺设绕过俄罗斯和伊朗将里海油气资源输往欧洲的运输走廊。随后，美国启动了巴库—杰伊汉输油管道和巴库—埃尔祖鲁姆输气管道两大项目。美国此举旨在通过提供替代选项的方式巩固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主权，降低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同时，美国还积极支持跨里海输气管道项目，旨在将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输往欧洲各国。为此，美国贸易和开发署(US Trade and Development Agency) 为阿塞拜疆国家油气公司 SOCAR 提供 170 万美元贷款，支持其开展可行性论证。值得一提的是，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正式任命博伊登·格雷(C. Boyden Gray) 为负责欧亚能源事务的首任总统特别代表。2009 年 4 月 20 日，奥巴马政府也专门任命原美国驻阿塞拜疆大使理查德·莫宁斯塔(Richard Morningstar) 为总统负责欧亚能源事务的特

① Сергей Жильцов. Нефтегазовая схват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глеводородные ресурсы становятся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 фактором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а. 11. 06. 2013. http://www.ng.ru/ng_energiya/2013-06-11/12_gaz.html

别代表。同年7月，莫宁斯塔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了纳布科（Nabucco）输气管道建设政府间协议的开幕式^①。在任期间，他曾强烈反对伊朗参与此项目。虽然四年以后，由于纳布科项目的建设费用不断上升，从最初的80亿欧元预算提高到了150亿欧元，导致美国支持的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宣告流产，但美国仍然给予欧亚能源问题以特别关注，特别是在打造跨里海石油、天然气输送体系方面。^②

此外，美国还致力于巩固欧亚地区的南北交通通道，具体的尝试包括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印度金奈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中修建从中亚通往印度洋的基础设施走廊的设想，其目的在于保障阿富汗战后过渡阶段的稳定和发展，但同时对于保持美国在欧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推进和实施，对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态也将产生塑造作用。^③“新丝绸之路”计划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强化区域内部的能源联系，包括通过“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输气管道（TAPI）将中亚能源输往印度，并通过电网输送电力；二是，加强交通、贸易制度领域的相互联系；三是，简化海关手续，消除边境地区贸易的诸多阻碍；四是加强人文联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但是在具体实践层面，该计划却遭遇到一系列困难，比如，能源领域，TAPI管道本应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至今无法启动。虽然CASA-1000输电网络项目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2014年美国投入了1500万美元、世界银行提供5.26亿美元

① 此处信息来源于Richard Morningstar在维基百科的个人信息，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Morningstar

② Cornell Svante E, “Azerbaijan: U.S. Energy,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Interests Given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and Emerging Threats”, February 12, 2015,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14/20150212/102956/HHRG-114-FA14-Wstate-CornellS-20150212.pdf>; Merkel D,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Wednesday May, 21, 2014,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14/20140521/102248/HHRG-113-FA14-Wstate-MerkelD-20140521.pdf>

③ Younkyoo Kim, Fabio Indeo,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post 2014: The US ‘New Silk Road’ strategy and Sino-Russian rivalr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3, Vol.46; 赵华胜：“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贷款。但是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安全形势恶化阻碍了该项目的推进。在交通运输和贸易方面，美国还需要新建或重建阿富汗境内 3000 公里的公路，推动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签署跨境运输协议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间的中转贸易协议。2013 年 1 月，约翰·克里接替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后，国务院官员不仅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新丝绸之路”计划，实际行动更是趋于停滞。但从欧亚地区具有的比较优势来看，美国不会就此放弃，而是会寻求新的机会或新的形式，维持其在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存在。乌克兰危机以后，已有不少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政府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上的局限性，呼吁奥巴马政府将欧亚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制定统一的欧亚战略。^①

（三） 中国

苏联解体后，中国相继与新独立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经贸合作关系，但整个 90 年代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都处于比较低水平。可以说，这段时期，欧亚地区在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进一步强化了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各国间的经贸关系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存在越来越牢固，中国与所有欧亚国家都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目前中国已经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据统计，从 1992 至 2012 年的 20 年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从最初的 4.6 亿美元上升到 460 亿美元，增长了近 100 倍，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长。^②中国还成为中亚国家最主要的投资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超过其他国家（包括俄罗

① Andrew Kuchins, “Obama Needs a Eurasia Strategy”, 28.05.2014, <http://csis.org/publication/obama-needs-eurasia-strategy>; Andrew Kuchins, Jeffrey Mankoff, “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U.S. Policy Interests and Recommendat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May 2015.

② Эксперты: Концепция созда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вдоль Великого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послужит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для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Еврази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гентства «Синьхуа». 24.10.2013,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8/8400415.html>.

斯)投资的总和。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对中亚的投资增加了20倍,达到200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进入石油天然气领域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领域。^①

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迄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2015年1月发布的最新年度《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石油进口继续增长,全年石油净进口约为3.08亿吨,同比增长5.7%。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5%。同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为59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1.5%,对外依存度上升至32.2%。^②至此,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随着中国对外能源依赖度越来越强,保障能源安全成为不得不严肃考虑的急迫问题,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实现能源的多样化供给政策。鉴于此,对中国而言,加强与欧亚地区国家的能源合作,是实现中国能源多元化的当务之急,对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样,欧亚地区在中国地缘经济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

迄今为止,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已经开展了良好的能源合作,主要涉及石油与天然气领域。在石油领域,来自中亚的石油进口已经超过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0%。^③2013年,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了一项长期石油供应协议。根据协议,俄将在25年内对华供应石油约3.65亿吨,交易额预计达到2700亿美元。2015年,俄罗斯已经取代安哥拉成为中国第二大原油供应国。在天然气领域,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投入运营、2014年5月中俄两国签署天然气合作大单、以及两国致力于建立全面能源战略伙伴关系的举措,将进一步影响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版图。^④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认为是中

① 王树春、万青松:“欧亚经济联盟:理想与现实”,《欧亚经济》,2015年第3期,第33-34页。

② 冉永平:“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近60%”,《人民日报》,2015年1月29日,第2版。

③ 王树春、万青松:“欧亚经济联盟:理想与现实”,第33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第2版。

国广泛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扩大对外交往、塑造全球治理新体系的重要行动，也是中国打造世界发展新格局的重大举措，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今后的长远发展。作为跨区域、开放性、多元化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既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又全方位覆盖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个重大领域，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伟大创举。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实施区域，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生态将随着这一倡议的成功实施而发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变化，同时，中国这一倡议的推广与实施表明，“欧亚”的地缘经济内涵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①

（四） 欧盟

欧盟的地缘经济存在主要集中在欧亚的核心地带——中亚地区。2007年5月，欧盟制定并通过了针对中亚地区的“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旨在强化欧盟在该地区投资、贸易合作、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作用。文件规定，从2007至2013年，欧盟总计拨款7.5亿欧元财政预算用于援助中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兼顾每个国家的政策议程及各不相同的政治和社会现实。^②在文件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由于欧盟成员国在该地区并没有太多的共同利益，欧盟内部对在中亚的经济活动缺乏政策协调，同时，地区复杂的国家间关系等一系列因素也制约了欧盟在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存在。对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推动的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欧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忽视”的态度，乌克兰危机后，欧盟不得不调整之前针对欧亚的地缘经济政策。

2015年6月22日，反思之后的欧盟发表了对中亚战略的最新决议，再次强调继续强化与中亚国家的贸易、能源联系，完善地区安全和稳定合作，同时将增加2014-2020年对中亚五国的援助，达到10.68亿欧元。^③然而，一方面，由于深陷希腊债务危机、经济复苏缓慢、以及因乌克兰危机而与俄

① 近来已有学者开始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参见刘军：“中国的国家定位及欧亚战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② “EU-Central Asia: Strategy for New Partnership”，31.05.2007，<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doc/srv?l=EN&f=ST%2010113%202007%20INIT>

③ “Council conclusions on the EU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22.06.2015，<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0191-2015-INIT/en/pdf>.

罗斯关系紧张，加上当前的叙利亚难民危机，使得欧盟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一步拓展在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行动，更不用说对该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了；另一方面，欧盟的地缘经济政策与地区精英的很多利益相悖，与俄罗斯的政策也形成竞争关系，相比较而言，欧盟目前处于劣势。因此，有专家建议，欧盟需要调整欧亚政策，同时不应忽视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作用，应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开展合作。^①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观察到，苏联解体以后，作为欧亚地区主要大国的俄罗斯，其地缘经济影响力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结果就是：欧亚其他国家纷纷强化与西方大国、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对外经贸联系。随着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对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俄罗斯不得不采取新举措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避免被边缘化的危险，同时巩固自己在欧亚地区传统的地缘经济地位。美国则把地缘经济的重点放在了里海和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开采方面，同时致力于打破俄罗斯的能源运输垄断权与控制权，减少地区国家和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虽然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存在总体上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但最近几年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困境，如中国倡议的欧亚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止步不前，制定的多边项目和规划难以成功实现，更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收益。在此情况下，中国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地缘经济战略，参与欧亚区域化进程，制定合理的区域经贸规则，避免出现排斥中国的地缘经济集团，进而促进区域多边经贸发展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欧亚地区持续、稳定、持久与高效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目前欧盟的地缘经济战略也遭遇到一定程度的困难，但是并不意味着欧盟最终会放弃在欧亚地区的存在。

从地缘经济层面来看，世界主要大国对“欧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欧亚地区的未来发展给予了热切期待。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测，21 世纪的欧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丰富的资源禀赋、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络等影响国际分工的要素的存在，将进一步深刻地影响本

^① Stefan Meister, “Pragmatism, Not Politicization. Finding the right way to work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29.06.2015, <https://dgap.org/en/think-tank/publications/dgapviewpoint/pragmatism-not-politicization>

地区，甚至世界地缘经济发展的面貌，最终也将对欧亚地缘政治产生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迄今为止各国关于“欧亚”认知及其寓意的梳理，同时将其置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视角进行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政治家、战略界、专家学者，都有着不同的叙事。地缘政治学视域下的欧亚地区正在变成一个组织结构渐趋杂乱的区域，愈加变成域内外大国展开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世界主要大国愈发向着与本国现实利益结合更为紧密的方向，制定新的欧亚地区战略。地缘经济视域下的欧亚地区，因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多元的经济结构、众多跨区域交通运输走廊等影响国际分工的要素的存在，使其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继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深刻影响着地区未来发展的面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各国的认知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或以本国利益为中心，或以自我价值观为标准，或以人类文明发展作为导向，或以历史与现实为根据。

从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看，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又对立又统一，充满着斗争，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换句话说，多样统一是矛盾的统一体。按此逻辑，各大国对“欧亚”概念及其寓意的认知既呈现出多样化的一面，同时又包含有统一的一面。通常，社会科学能交流并达成共识的前提，是概念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概念的混乱必然阻碍知识的积累，从而降低学术研究的理论化程度。^①具体地讲，我们在关于“欧亚”的各种各样认知中，或多或少地会发现一些缺陷，比如，将“欧亚”泛化，囊括了所有大陆附近的海域和岛礁在内的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既包括整个的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也包括西欧、北欧、中欧、南欧、东欧。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欧亚”概念变得更加模糊，

^① 左希迎：“层次分析的反思与研究领域的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65页。

以至于完全失去它的意义，同时也不利于我们开展更具实证意义的学理分析。此外，把“欧亚”等同于原苏联所在地区的理解并不能充分体现“欧亚”空间内涵的深刻变动，特别最近二十多年来，欧亚地区实际的地缘政治经济变化已经超出了原苏联的疆域。正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目前学界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那就是，随着国际社会对欧亚地区关注度不断上升，对“欧亚”概念和内涵的重构，即确立一个清晰而固定的概念和内涵，已经被多国学术界提上了议事日程。^①这样的基本共识对我们重新建构对“欧亚”的统一认知提供了新的契机。毫无疑问，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各方，尤其是作为地区发展进程主体的欧亚各国的共同努力。

有学者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当今世界是一个“被构想的”世界，亦即人们各种大胆的预测和猜想正在塑造这个世界。只有对现实状况有清晰的认知，才有可能不为种种“构想”和“预言”所困，进而从中取得借鉴。^②本文梳理各国关于“欧亚”认知及其寓意的出发点也正是源于这样的认识。正如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教授所言，欧亚大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叙事。^③笔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广与实施，确实给中国学界构建一种

① Дружинин А.Г.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Евразии: взгляд географа-обществовед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Вестник Ассоци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еографов-обществоведов. 2013. №2. Доклад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Евразии: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 перв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Астанинского клуба, 16 ноября 2015.

② 经冯绍雷教授同意，此处引自冯教授未刊发的文稿：《欧亚空间结构的历史变迁对当代区域化进程的启示》。

③ [英]理查德·萨科瓦：“欧亚一体化的挑战”，《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2期，第15页。

新的“欧亚”叙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①当然,“新欧亚”的构建不可能一帆风顺,更多是一个各种构想与理念相互交融的复杂过程。

与此同时,当前的一个现实挑战还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即有关“新欧亚”范畴的理论思考尚未完备,而现实已经等不及了。与十年前相比,布热津斯基曾批评性地把“欧亚地区”称之为“黑洞”。^②但是近几年来,不仅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领导人相继就欧亚一体化进程提出了“欧亚经济联盟”概念,并已经虎虎有声地加以推动;美国、中国、欧盟、印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也及时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欧亚”新构想,并且站在了一个更为积极进取的立场之上。这些都说明,21世纪的欧亚地区既具有巨大的可供发展的潜能,同时,也预示着本地区未来发展必定伴随着极其艰难的考验。因此,如何筹划和设计“新欧亚”的未来形态,欧亚地区的未来发展如何在全球化与区域化、普遍性与本土性、本土特殊性与对外开放性之间寻求平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Abstract】 Although the terminology of “Eurasia” has been frequently employed, yet wide consensus has not been reached yet. Relatively objective discussions regarding its essence and historic evolution are still insufficient due to ideology and knowled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look back into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academia at home and abroad regarding “Eurasia” from both

① 目前已有中国学者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国学者施展教授提出,当今国际现实中,虽然海洋国家欲图主导一个普遍秩序,但是由于海洋国家特定的财政约束,该秩序无法以它为主导而深入到欧亚大陆的腹地深处,从而在事实上又成为非普遍的。原苏联的陆地空间观使得它无法有效应对世界市场,只能通过经互会的模式来拒绝世界市场,结果造成严重的伦理与财政压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无法长时间维持,苏联最终解体。这样,解体后的中亚便陷入断层状态,成为亟待重建的大陆秩序的轴心地区。虽然海洋国家主导着世界市场,却无法主导中亚秩序的建设,民族主义的大陆国家也无法真正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一整套可行的方案。最有可能担负起此种历史责任的,只能是大陆国家,但又必须是一个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大陆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兼具大陆和海洋型特质的大国,有必要在欧亚地区与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体系之间构建一个二者得以共存和交往的政治空间,并在未来欧亚秩序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参见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3-19页。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四章内容。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perspectives,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concrete content and evolution of “Eurasia” in the eyes of researchers at different era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fields and viewpoints. This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 current regionalization on a large scale in Eurasia. Geo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Eurasian region is becoming a region with structures that are more disorderl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turning an arena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mong regional powers and beyond. The major powers are drafting new Eurasia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The Eurasia, in the geo-economic sense, is affecting important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s of labor thanks to its affluent resources, diversifie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numerous trans-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As a result, this region continues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during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foundly affecting its prospects as well. In general, each country’s perceptions towards “Eurasia” change with the times and are becoming more diversified, either focusing on national interests or taking their own values as standards, or oriented at civilizations of humans or based on history and reality. With the accelerating advent of “Eurasian moment”, how to construct “new Eurasia” has been put onto agenda by the academia. All countries’ concerted efforts will be helpful to achieve this goal.

【Key Words】 Eurasia, Perception,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China

【 Аннотация 】 Хотя термин «Евразия» част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однако из-з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ов или причин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го запаса знаний, всё ещё не достаё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объективного обсуждения коннотации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данного понятия, широкий консенсус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этого термина также ещё не сформирован. Анализ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знаний о «Евраз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и геоэкономики, выбор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понятия, скрывающегося за термином «Евразия», и его эволюц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временных промежутко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тран, научных сфер и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учёных, поможет нам лучше понять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щиеся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в Евразии крупномасштабные процессы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регион со сложной и хаотич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и становится сценой разворачива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Основные мировые державы стремятся ко всё более тесному сотдунничеству в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со странами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разрабатывая новую евразий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С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с его богатыми природ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и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ым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ми коридорами и другими важными элемент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зделения труда продолжает занимать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казывает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облик буду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нятие «Евразия» менялось вслед за переменами времени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наполнялось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содержания: кто-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как основу понятия; кто-то избирал самоценнос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стандарта; иные в качестве направляющей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и развит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ли же избрали историю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ы. В условиях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го приход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момент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на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учёных выходит создание понятия «Новая Евразия», достижение же данной цели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совместные усилия всех стран Евраз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нятие Евразии,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внешняя среда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